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要義卷二十七至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炳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錄舉人臣藍嘉璐

儀禮要義卷二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覲禮二

四享當作三享古二三字積畫故誤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自此盡事畢論侯氏行覲禮訖相隨即行三享之事云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者知四

當為三者諸文唯謂三享無四享之事所以誤作四者由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皋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云此篇文多四字者下有四傳擯又云路下四亞之又云束帛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四又似三由此故誤為四字也引大行人者欲證三享為正文云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者案聘禮小聘曰問不享大聘雖有享不言數明一享而已案大行人五等諸侯

皆同三享若然三與一及不享是其禮之差是無取於四之義故從三為正

初享皮馬次享三牲魚腊等

云初享或用馬或虎豹之皮者案下經先陳馬聘禮特言皮故知初享以此二者為先言或者聘禮記云皮馬相閒可也又聘禮經夕幣時皮則左首展幣時更云馬則幕南北面此下經亦用馬案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其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為初享也云其次

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以下皆禮器文是以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諸侯國王為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同以其因覲即助祭因祭即致享物若不當三年祫祭即特致三享也

凡享者皆貢國所有以璧帛致之

云皆以璧帛致之者案聘禮束帛加璧享君束錦加琮享夫人小行人亦云璧以帛琮以錦是五等諸侯享天子與后此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錦但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為皆也凡享者貢國所有或因朝而貢或歲之常貢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春入貢及太宰九貢是也因朝而貢者則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等是也皆有璧帛以致之案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之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若如此言鄭知五等享玉各如其瑞者見玉人職云璧琮九寸諸

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琮以享后不言者文不具公依命數與瑞等則侯伯子男之享玉亦如其瑞可知又知五等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又見玉人職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云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兼言聘者欲見聘使亦下君之瑞一寸與君同直言瑑琮享夫人不見瑑璧以享君亦文不具若然侯伯子男自相享各降其瑞一寸可知圭璋據二王後享天子與后者五等諸侯既用璧琮二王後尊明用圭以享天子用璋

以享后可知又知二王後自相享亦用璧琮者以五等諸侯降於享天子明二王後退用璧琮可知子男自相享用琥璜者以其子男瑞用璧享天子可與瑞同自相享不得與瑞等降用琥璜可知若然子男之臣自相聘亦享用琥璜不得踰君故也又知五等之臣聘享之玉皆降其君一寸者又見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八寸據上公之臣則侯伯子男臣各降其君一寸可知

上公者謂王之三公為二伯及二王後

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後稱公大國稱侯則二王之後為公而二伯謂公者案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鄭注云上公者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若然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有功加一命為二伯則周公召公是也本國猶稱侯則魯侯燕伯是也

一馬卓上讀如卓王孫之卓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云云　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者以音字既同而讀從之卓王孫是司馬相如之妻文君之父也於十馬之内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故訓卓為的也云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産也者謂若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産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者此為庭實故用十匹案康王之誥二伯率諸侯而入皆布乘黄朱而陳四匹者彼據二王之後以國所有享新王享物陳於庭用圭以

馬致享馬不得上堂亦陳於庭直以圭升堂致命乘馬若乘皮故以四爲禮非所享之物故用四馬與此異也

皮馬與玉皆爲幣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云云釋曰云授宰幣王既撫玉不受幣幣即束帛加璧并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爲幣此單言宰即大宰大宰主幣故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賛玉幣

玉獻玉几玉爵注云助王受此四者是也云王不受玉
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為重禮璧琮不
還為輕財是以圭璋親受璧琮初即不受為輕財故也
云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者謂侯氏牽馬而
出馬隨侯氏之後出授王人於外也云王之尊益君侯
氏之卑益臣者春夏受贄于朝雖無迎法王猶在朝至
饗事又迎之而稱賔主至覲禮受享皆無迎法不下堂
而見諸侯已是王尊為君禮臣卑為臣禮王猶親受其

玉令至于三享貢國所有行供奉之節故使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於庭者是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故也聘禮享用皮及賓私覿馬皆使人受之者見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故與此異

聘禮享君有幣問卿大夫覲亦當然

聘禮享君尚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是以隱七年左氏傳云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而凡伯不賓服注云戎以朝禮及公

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為王卿士不修賔主之禮敬報于戎是以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是諸侯朝天子亦有聘及公卿大夫之事也

侯氏右袒受刑王免之降出

事畢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釋曰自此盡降出論侯氏受刑王免之降出之事刑袒於右者右是用事之便又是陰陰主刑以不能用事故刑袒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袒左袒者無閑吉凶禮

皆袒左知者士喪禮云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檀弓云延陵季子葬其子於嬴博之閒葬訖左袒故云凡以該之引易曰折其右肱無咎者案易豐☳卦九三云折其右肱無咎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注云三艮爻艮為手互體為巽巽又為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誅之故無咎引之者證刑理宜於右

既袒而王辭當出隱於屏外而襲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云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者以屏外不見天子為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屏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即是外屏云天子外屏取禮緯之文故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

天子賜侯氏車服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　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王使人賜侯氏車服之事云同姓金路異姓象

路案周禮巾車掌五路自玉路至木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云同姓以封象路云異姓以封革路云以封四衛木路云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袞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大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袞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謂要服以内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

下蕃國據外為揔名皆乘木路而已鄭直言金路象路者略之也云服則衮也驚也毳也據司服而言

邦國連言據諸侯單言國據王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云云

釋曰案周禮冡宰職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者彼經或邦國連言或單言國則邦國連言據諸侯單言國據王以邦在國上故云大曰邦小曰國唯王建國是邦之所居

亦曰國彼對文則例散文則通故此大國言國小國言邦也鄭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同姓為定之意云據此云伯父者即上文云伯父此文即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是以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也據文則不要同姓與大國案下曲禮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州牧而稱叔父鄭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亦以此為尊是此又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者唯據此禮

而云伯父而言不據他文故鄭此注決為不定之意

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

饗禮乃歸　釋曰云禮謂食燕也者案聘禮及諸文言饗皆單云享無云禮鄭所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

令饗下有禮故以禮為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鄭言此者欲解經變食燕而言饗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幣致之故言饗禮云略言饗禮互文者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王有故亦以侑幣之禮致

之食燕公之禮見王有故以幣之禮致之亦宜有王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者見五等諸侯享食燕皆具有證經之禮是食燕之義也以此文為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享三食三燕云云即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鄭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享食燕彼是諸侯自相待法此鄭引之證經天子待諸侯法則天子待諸侯三者皆有幣可知案掌客云王巡守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

之禮則天子使公卿大夫存覜省至諸侯之國諸侯與之饗食燕皆有幣與諸侯同可知也若大國之孤聘於天子及鄰國其饗食燕有侑幣酬幣亦與子男同故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又云其他皆眡一小國之君鄭注云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故知饗食燕亦有幣也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是親饗食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傚獻無常數又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鹿鳴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飲食據饗食有幣若然發首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於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若然天子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諸侯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也

時會殷同王為壇見諸侯

諸侯覲于天子為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釋曰自此盡四傳擯論會同王為壇見諸侯之事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者案曲禮下經言之春夏朝宗在朝不在廟而言四時朝覲皆在廟者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故并言之云此謂時會殷同也者以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與此為一事則合者合諸侯也故知此為壇見諸侯謂時會殷同時也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

順服者王將有往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恊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廵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廵守殷見四方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若如此注則時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而獨云四時朝覲在廟者以其周禮大行人諸侯依服數來朝時會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則有當朝之歲者復有

不當朝之歲者若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亦云既朝乃於壇者六服之内若以當歲者即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覲其五服自甸男采衛要五服若以十二歲王巡守揔合朝服不得獨在廟在壇朝故鄭會同皆言既朝覲乃為壇於國外也朝事儀未在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諸侯而言也云為宫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云云者

經直言為壇鄭知遂四方為之者案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鄭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者謂合木為上下四方故名方此則神明之象故名明此鄭解得名方明神之義也云所謂明神也者所謂秋官司盟之職云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是也云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案春秋襄十一年經書公會晉侯宋公之等伐鄭鄭人懼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

曰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玆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明神殛之注云二司天神司慎司不敬者司盟司察盟者是為天之司盟也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以其宗廟木主亦上下四方為之故云猶宗廟之有主無正文約同之故云乎以疑之雖同四方為之但宗廟主止一神而已此下文以色為六神用六玉禮之有此別但取四方同而已云王巡狩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

為此宫以見之者案下文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升沉必就祭者也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是王巡守在方岳亦為此宫可知是以司儀注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宫亦如此與以其與宫同也

六色象方明之神六玉禮之

加方明于其上注方明上下云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設六

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五等各有斿以表朝位如銘旌徽幟

上介皆云云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斿而立 釋曰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宮尚左者此雖不言前期鄭云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則亦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旗據臨朝之時也此旗鄭雖不解鄭注夏官中夏辨號

名此表朝位之旗與銘旌及在軍徽幟同皆以尺易刃小而為之也

二伯帥諸侯入壝門就旂以東為上

云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者以其侯伯别階相對子男雖隔門亦相對皆以東為上故云侯先伯子先男也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旗而立者案下注云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則此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者是二伯初帥

之各依左右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此雖無應門亦二伯帥諸侯初入宮門或左或右亦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旗而立王乃降南面見之而揖必知王有降揖之事者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又知王土揖庶姓之等者此是司儀職王在壇揖諸侯之事彼與此同鄭彼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揖故為此

辯也若然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故也以其覲禮廟門設擯此則堂壝門設擯是以雖繼覲禮之下覲禮無降揖法此與諸侯對面相見故有降揖之事

會同受玉撫玉請事勞皆如覲禮

四傳擯注王既至作傳　釋曰知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者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擯

者延之升堂以下約上覲禮之法云王受玉謂朝時撫玉謂享時是以司儀三等之下云其將幣亦如之鄭云將幣享也又云及請事勞皆如覲禮者請事謂上文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勞謂侯氏受刑後王勞之故云皆如覲禮云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者以其面位同故各自設擯云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以其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故有四傳擯云至庭乃設擯者對上覲禮門外設擯案

此文上經諸侯各就其旗而立乃云四傳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

諸侯龍旂無日月星天子大常兼之

案左傳云三辰旂旗服注云三辰謂日月星孔君尚書傳亦云畫日月星於衣服旌旗鄭注云服亦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其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若然大常當有星所以司常及此直云日月不云星者既言三辰則日月星俱有周禮司常不言星者司

常九旂皆以二字為名故略不言星是以此文亦畧不言星寀文大常之上又有交龍則諸侯交龍為旂無日月王之大常非直有日月兼有交龍

天子帥諸侯朝日東郊教尊尊

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者朝日即拜日一也以其朝必有拜云所以教尊尊也者天子至尊猶往朝日是教天下尊敬其所尊其朝事儀朝日退乃始朝諸侯此覲禮加方明於壇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王乃四傳擯

見之是已祀方明乃始見諸侯二者同故云由此二者言之若然朝事儀直有朝日禮畢退見諸侯此覲禮祀方明禮畢乃朝諸侯不同者以其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於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明於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是以朝事儀直云朝日教尊尊而朝諸侯不言祀方明之事鄭云已祀方明者據此覲禮上下

有盟誓而言此天子乘龍及下文禮日之等若有盟誓文當在宮方三百步之上令退文在下者欲見盟誓非常尋常無盟誓之事直朝日而已

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於三門謂夏秋冬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　釋曰知此謂會同夏秋冬者以經禮日之等各於其門外上經禮日於東門之外已是春會同明知此是夏秋冬也既所禮各於門外為壇亦各合於其方是

以司儀云将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鄭注云
天子春率諸侯拜日於東方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于
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
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云變拜言禮
者容祀也者言拜無祀祀則兼拜上春云拜日無盟誓
不加方明於壇直拜日教尊尊而已此經三時皆言禮
見有盟誓之事加方明於壇則有祀日與四瀆及山川
之事故言禮是以或言拜或言禮云禮月于北郊者月

太陰之精以為地神也者鄭據經三時先北後西不以次第以其祭地於北郊祭月四瀆亦於北郊與地同但日者太陽之精故於東郊南郊於陽方而禮之以月是地神四瀆與山陵俱是地神以山陵出見為微陰故配西方四瀆為極陰故月同配北方又以月尊故先言之而又祭於北郊也

上言會同拜禮諸神此言巡守就祭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釋曰上論天子

在國行會同之禮於國之四郊拜禮於日月山川之神以為盟主已備於上今更言祭日月山川者據天子巡守於四岳各隨方祭之以為盟主故重見此文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對上經山川丘陵但於四郊望祭之故不言升沉之事此經言升沉必是就山川丘陵故言升沉案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不言升此山丘陵云升者升即庪縣也此祭川直言沉不言浮者以牲體或沉或浮不言浮亦文略也云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

諸侯之盟祭也者此經主為天子春東郊夏南郊皆禮日即此經祭天燔柴也秋西郊即此經祭山丘陵升是也冬北郊即此經祭川沉祭地瘞也以其川即四瀆也

樂與禋柴牲體為下神歆神薦饌始

云燔柴升沉瘞祭禮終矣者案周禮禋祀實柴燎是歆神始禮未終而言禮終者以其祭禮有三始樂為下神始禋柴為歆神始牲體為薦饌始燔柴是樂為下神之後是下神之禮終故云禮終案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

曰瘞埋柴與瘞相對則瘞埋亦是歆神若然則升沈在柴瘞之閒則升沉亦是歆神之節皆據樂為下神之後而為祭禮終矣或可周禮此三者為歆神至祭祀之後更有此柴瘞升沉之事若今時祭祀訖始有柴瘞之事

鄭以此祭天地乃是祭日月

引郊特牲者案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以後始日長於建寅之月郊天云迎長日之至者預迎之又云大報天而主日也者鄭彼云大猶徧謂郊天之時祭尊

可以及甲日月以下皆祭以日為主又云大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此所引不取月與星辰之義直取日而已與此經燔祭文同鄭引此諸文者欲證此經祭天燔柴是祭日非正祭天神以其日亦是天神故以祭天言之是以鄭云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又云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者以其前文天子在國祀日月燔祭既是日祭地是月可知亦非正祭地神也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者以其尊之欲為方明之主故變日

月而云天地是神靈之也

有先敷席後設几有同時預設

設几俟于東箱注王即席之處　釋曰云王即席乃設之也者案公食大夫記宰夫筵出自東房則此天子禮几席亦在東房其席先敷其几且俟于東廂待王即席乃設之謂若聘禮賓即席乃授几若然公食大夫宰夫設筵加席几同時預設者公親設湆可以畧几故以几與席同時設之若為神几筵亦同時而設故聘禮几筵設

擯者出請命

宗廟如明堂無箱夾而鄭云東夾

云東箱東夾之前者案上文覲在文王廟中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此有東夾者此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為明堂制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為明堂云相翔待事之處者翔謂翱翔無事故公食

賔將食辭於公親臨巳食公揖退於箱以俟賔食

偏駕不入王門謂四路對玉路為偏

偏駕不入王門注左旁至館與　釋曰云左旁與已同曰偏者依周禮巾車掌五路玉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賔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者天子所乘為正四路者諸侯乘之為偏是據諸侯在旁與王同為偏云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者據上文而言云偏駕之車舍

之於館與者偏駕旣云不入王門又云乘墨車而至門外諸侯各停於館明舍在館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儀禮要義卷二十七

儀禮要義卷二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喪服經傳一

喪服篇天子以下親疏隆殺之禮

喪服第十一 鄭目録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

別録第十一

經禮謂周禮曲禮謂事禮即今禮

喪服在士喪之上者總包尊卑

釋曰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若然未亡之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服其篇各别今皆亡唯士喪禮在若然據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故鄭目録云天子以下相喪衣

服親疏之禮喪服之制成服之後冝在士喪始死之下
令在士喪之上者以喪服總包尊甲上下不專據士故
在士喪之上是以喪服為第十一

賈疏分七章以明喪服

喪服所陳其理深大令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一明
黄帝之時樸略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第二明唐
虞之日淳樸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為限第三明三
王以降澆僞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第四明既有喪

服須明喪服二字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粗爲序第六明作傳之人并爲傳之意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第一明黄帝之時樸畧尚質行心喪之禮終身不變者案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此乃伏羲之時也又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此謂黄帝之時也又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在黄帝九事章中亦據黄帝之日言喪期無數是其

心喪終身者也第二明唐虞之日淳樸漸虧雖行心喪更以三年為限者案禮記三年問云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

更始焉以是象之也鄭注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也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注云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為又云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云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據此而言則聖人初欲為父母期加隆焉故為父母三年必加隆至三年者孔子答宰我云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懐是以子為之三年報之三年問又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

所由來者也注云不知其所從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既云喻前世行之久則三年之喪實知其所從來但喻久耳故虞書云二十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是心喪三年未有服制之明驗也第三明三王已降澆偽漸起故制喪服以表哀情者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已上曰大古又云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也據

此而言則唐虞已上吉凶同服唯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已故鄭注云白布冠為喪冠又案三王以來以唐虞白布冠為喪冠又案喪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注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内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據此喪服記與郊特牲兩注而言則鄭云後世聖人夏禹也是三王用唐虞白布冠白布衣為喪服矣第四明既有喪服須明喪服二字者案鄭目録云不忍言死而

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于彼焉已棄亡之耳又案曲禮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爾雅曰崩薨卒不禄皆訓死也是士以上為義稱庶人言死得其總名鄭注曲禮云死之言澌精神澌盡又案檀弓孔子云喪欲速貧春秋左氏傳魯昭公出居乾侯齊侯唁公於野井公曰喪人其何稱是喪棄亡之辭棄於此存於彼是孝子不忍言父母精神盡澌雖棄於此猶存於彼以此鄭義言之其喪字去聲讀之人或

以平聲讀之者雖不與同義亦通也死者既喪生人制服服之者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故禮記閒傳云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苴其內見諸外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下又云斬衰三升三升半齊衰四升以下是其孝子喪親以衣服表心但吉服所以表德凶服所以表哀德有高下章有升降哀有深淺布有精粗不同者也第五明喪服章次以精麤為敘者案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

升數有異異者斬有正義不同為父以三升為正為君以三升半為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唯有正之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是以畧為節有正而已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為母與為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杖齊衰期章有正有義二等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曾祖父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

服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為夫之昆弟之長子殤是義其餘皆降服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為夫之族類為義自餘皆正衰冠如上釋也總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諸侯大夫為天子故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自餘皆降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亦有正有義如前釋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皆如

上陳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自斬以下至緦麻皆以升數升數少者在前升數多者在後要不得以此升數爲叙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緦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下注云在小功之上者欲審著縷之精麤若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爲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爲次第也第六明作傳之人又明作傳之意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案公羊傳是公羊高所爲公羊高是

子夏弟子今案公羊傳有云者何以孰謂曷為等之問師徒相習語勢相遵以弟子卻本前師此傳得為子夏所作是以師師相傳蓋不虛也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已義儀禮見在一十七篇餘不為傳獨為喪服作傳者但喪服一篇總包天子已下五服差降六術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為傳解第七明鄭玄之注經傳兩解之云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姓鄭名玄字康成僕

射崇八世孫後漢徵為大司農不就

斬衰先斬後作疏衰先作後齊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釋曰言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為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知者案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哀有深淺是斬者痛深之義故云斬也若然斬衰先言斬下疏衰後言齊者以斬衰先斬布後作之故先言斬疏衰先作之

後齊之故後云齊斬齊既有先後是以作文有異也云苴絰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為首絰要絰又以苴竹為杖又以苴麻為絞帶知此三物皆同苴者以其冠繩纓不得用苴明此三者皆用苴又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記人觧此杖是苴竹也又絞帶與要絰象大帶與革帶二者同在要要絰既苴明絞帶與要絰同用苴可知又喪服四制云苴衰不補則衰裳亦同苴矣云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為冠又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

纓冠在首退在帶下者以其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故退在帶下下文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枲麻故退冠在下更見斬義也云菅屨者謂以菅草為屨詩云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鄭云白華已漚名之為菅濡韌中用則此菅亦是已漚者也已下諸章並見年月唯此斬章不言三年者以其喪之痛極莫甚於斬故不言年月表創鉅而已是以衰設人功之疏經又言麻之形體至於齊衰已下非直見人功之疏又見經

去麻之狀貌舉齊衰云三年明上斬衰三年可知

服上曰衰下曰裳弔服亦曰衰

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言凡者鄭欲兼解五服衰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總號為衰非正當心而已故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於弔服三者亦謂之為衰也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知一絰而兼二文者以子夏傳要首二絰俱解禮諸文亦要首並陳故士喪禮云要絰小焉故知一絰而兼二文也云首絰象緇布冠之

缺項者案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屬於缺鄭注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之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此所象無正文但喪服法吉服而為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絰以要絰象大帶明首絰象頍項可知以彼頍項為吉時緇布冠無笄故用頍項以固之令喪之首絰與冠繩纓别材而不相綴今言象之者直取絰法象頍項而為之至于喪冠亦無笄直用六升布為冠一條繩為纓與此全異也云要絰象大

帶者案玉藻云大夫以下大帶用素天子朱裏終裨以玄黄士則練帶裨下末三赤用緇是大帶之制今此要絰下傳名爲帶明象吉時大帶也云又有絞帶象革帶者案玉藻韠之形制云肩革帶博二寸吉備二帶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及事佩之等今於要絰之外别有絞帶明絞帶象革帶可知案士喪禮云苴絰大鬲要絰小焉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絰以此

而言則婦人吉時雖云女鞶絲以絲為帶而無頍項今於喪禮哀痛甚亦有二絰與絞帶以備喪禮故此經具陳於上男女俱言於下明男女共有此服也

斬苴絰杖冠屨等傳自為問答

初喪虞練哭寢飲食之節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

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

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菓飯素食哭無時注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衆子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

後屈而出縫於武也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猶粗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

絰帶遞去五分之一疏以分寸計之

云苴絰大搹左本在下者士喪禮文與此同彼此皆云苴絰大搹連言苴者但經連言苴絰絰中有此二言經

大搹先據首絰而言也雷氏以搹搤不言寸數則各從其人大小為搤非鄭義據鄭注無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為正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云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案士喪禮鄭云下本在左重服統于内而本陽也以其父是陽左亦陽言下是内故云重服統於内以言痛從心内發故也此對為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陰也云去五分一以為帶者以其首絰圍九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四寸寸為五分總二十分去四

分餘十六分取十五分五分為寸為三寸添前四寸為七寸并一分總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云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者以其大小同故疊而同之也云去五分一以為帶者謂七寸五分寸之一也中五分去一為齊衰之帶今計之以七寸中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二寸寸分為二十五分二寸合為五十分餘一分者又破為五分添前為五十五分亦五分去一總去一十一分餘四十四分在又二十五分為一寸餘十九分在齊衰之帶

總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云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者就五寸中去一寸得四寸前二十五分破寸令大功百二十五分破寸則以十九分者各分破為五分十九分總破為九十五與百二十五分破寸相當就九十五分中五分去一去十九餘七十六則大功之經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則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又云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者又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中

五分去一前百二十五分破寸令亦四倍加之以六百二十五分破寸然後五分去一為小功帶又云緦麻之經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為帶則亦四倍加之前六百二十五分破寸令則三千一百二十五分破寸五分去一取四以為緦麻之帶經帶之等皆以五分破寸既有成法何假盡言然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小功成人與殤各有二等緦麻殤與成人章又不別若使經帶各依升數則參差難等是以子夏作傳五服各為一節計

之

苴杖竹削杖桐與絰杖之長短大小

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者傳意見經唯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直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因釋之云削杖者桐也若然經言苴杖因釋削杖唯上下二章不通於下是以兼釋之至於絰帶五服自明故不兼釋然為父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

四時而不變子之為父哀痛亦經寒温而不改故用竹也為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内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為之齊衰經時而有變又案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云雖不言杖之麤細案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注云如要經也鄭知如要經者以其先云經五分為殺為要經其下即云杖大如經明如要經也如要經者以杖從心已下與要經同處故如要經也云杖各齊其心者杖所以

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云皆下本者本根也案士喪禮下本注云順其性也

無爵而杖者擔主非主而杖輔病

自此已下有五問五答皆爲杖起文云者何者亦是執所不知以其吉時五十已後乃杖所以扶老今爲父母之喪有杖有不杖不知故執而問之云爵以爵答之以其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云無爵而杖者何問辭也庶人無爵亦得杖

云擔主也者答辭也以其雖無爵無德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為之喪主拜賓送賓成喪主之義也云非主而杖者何問辭也輔病也答辭也鄭云謂衆子雖非為主子為父母致病是同亦為輔病也

為舊君有待放之臣有致仕之臣

舊君有二等一是待放之臣二是致仕之臣俱為舊君是以齊衰三月章云舊君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由其有二等故問此類也齊衰三月章云大

夫為舊君傳曰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由其大夫有致仕者有待放者不同

庶童子皆杖當室及成人皆杖

云童子何以不杖問辭也不能病也答辭也此庶童子非直不杖以其未冠首加免而已故問喪云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言何以者據當室童子及成人皆杖唯此庶童子不杖故云何以決之也知當室童子杖者案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

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案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此獨云不杖餘不言者此上下皆釋杖故言杖不云餘者其實皆無直有衰裳絰帶而已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者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知者此喪服上陳其服下陳其人喪服之下男子婦人俱列男子婦人同有苴杖又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

明此童子婦人案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是其童女為喪主則亦杖矣若然童子得稱婦人者案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雷氏以為此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嫁及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

服小記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此說非何者此四等婦人皆在杖科之內何得不杖又禮記諸文說婦人杖者甚衆何言無杖

絞帶以絞麻為繩作帶如要絰

云絞帶者繩帶也者以絞麻為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為絞帶如要絰焉鄭不言當依王義雷氏以為絞帶在要絰之下言之則要絰五分去一為帶但首絰象頍項之布又在首要絰象大帶用繒又在要故須五分

去一以為帶今絞帶象革帶與要絰同在要一則無上下之差二則無粗細可象而云去要絰五分一為絞帶失其義也但絰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已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

冠布倍衰裳用六升勿灰七升以上灰

云鍛而勿灰者以冠為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已上故灰矣故

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治之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云衰三升者不言裳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為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直言三升舉正以包義

喪屨外納倚廬適庶異處

云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者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案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外編之居倚廬孝子所居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

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方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倚於隱者爲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爲之以其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若然此下有臣爲君則亦居廬案周禮宫正云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又雜記朝廷卿大夫士居廬都邑之士居堊室見諸侯之臣爲其君之禮案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若

然此經云居倚廬專據男子

枕塊據大夫以上若士則枕草

云寢苫枕塊既夕文與此同此云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則大夫適子為士者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雜記所云齊晏平仲為其父粗衰斬枕草是也但平仲謙為父服士服耳

哭有三無時

哭晝夜無時者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絶聲

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唯有朝夕哭是一有時也

未葬前寢不説絰帶

云寢不説絰帶案雜記孔子云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月不解鄭云不觧倦也又案既夕文與此同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絰帶在衰裳之上而云不説則衰裳在内不

說可知此據未葬前故文在虞上既虞後寢有席喪經說可知

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

云既虞翦屏柱楣者案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又案士虞禮既葬反日中而虞鄭注士喪三虞云虞安也葬時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反哭之時入廟中上堂不見入室又不見乃至適寢之中舊殯之處為虞祭以安之禮記檀弓云葬日虞不忍

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是也依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今傳言既虞謂九虞七虞五虞三虞之後乃改舊廬西鄉開户翦去户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竪柱施梁乃夾户傍之屏也云寢有席者案閒傳云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鄭云芐今之蒲苹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也云食疏食水飲者未虞已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為粥今既虞之後用粗疏米為飯而食之明

不止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足為度云飲水者未虞已前渴亦飲水而在既虞後與疏食同言水飲者恐虞後飲漿酪之等故云飲水而已也云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

既練男子除首絰練布冠舍外寢

云既練舍外寢者謂十三月服七升冠男子除首絰而帶獨存婦人除於要而絰獨存又練布為冠著繩屨止

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也云始食菜果飯素食者案喪大記祥而食肉閒傳云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曲禮云父母之喪有疾飲酒食肉疾止復初皆為不以死傷生也

布以八十縷為升無正文師師相傳

冠六升衰三升云布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古之升也云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者案鄭注儀禮之

時古今二禮並覲疊古文者則從經今文若疊今文者則從經古文今此注而云今之禮皆以登為升與諸注不同則今古禮皆作升字俗誤已行久矣也若然論語云新穀既升升亦訓為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紝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緡布登義強於升

大功以上冠右縫小功緦左縫

云右縫小功以下左者案大戴禮云大功已上唯唯小功已下額額然孝子朝夕哭在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

外入門北面見之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為之從陰陰唯唯然順小功緦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為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鄉望之額額然逆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

喪冠厭伏兩頭縫皆鄉外五服同名

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者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為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

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殺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之名

諒闇即梁闇謂廬有梁即柱楣

云楣謂之梁所謂梁闇者所謂書傳文案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云舍外寢於

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塈所謂堊室也者今至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為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而云中門外者案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唯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門為中門據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故為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為中門也言屋下壘墼為之者東壁之所舊本無屋而云屋下為之者謂兩下為屋謂之屋下對廬偏加東壁非兩

下謂之廬也云不塗塈者謂翦屏而已不泥塗塈飾也云所謂堊室者閒傳云父母之喪既虞翦屏期而小祥居堊室彼練後居堊室即此外寢

　疏食謂復平生時食讀曰飼

云謂復平生時食也者此食為飼讀之不得為食讀之知者天子已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明專據米飯而言也以其初據一溢米而言既虞飯疏食食亦米飯也此既

練後平生時食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其古者名飯與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

葬後有受服不受服而斬不書受月

云斬衰不書受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者服乃隨衰以降殺故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是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

受服有不受服案下齊衰三月章及殤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令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之案雜記云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已下虞卒哭異數尊卑皆葬訖反日中而虞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虞訖即受服士三虞待卒哭乃受服必然者以其大夫已上卒哭在後

月虞在前月月日已多是以虞即受服不得至卒哭士葬月卒哭與虞同月故受服待卒哭後也

儀禮要義卷二十八